

时光

轮子上的光阴

□董世华(山东临沂)

起初,人踏着大地行走,赤脚亲吻泥土,感知露珠在草叶上滚动的微凉。路途迢迢,岁月悠悠。后来,独轮车的吱呀呻吟、地板车的沉重喘息,成了生活最本真的低吟浅唱。继而,自行车的清脆铃响、拖拉机的粗犷轰鸣、摩托的疾风呼啸、三轮的突突喘息,次第登场,谱写着乡村里前行的铿锵乐章。及至今日,电动车如无声溪流,悄然汇入城乡奔涌的血脉。这半个世纪的车轮流转,何尝不是一部磅礴的无言史诗?它在每一道深深浅浅的轮辙里,深刻着时代前行的足迹,也烙印着个体命运的悲欢。

佳节婚庆,常如钥匙般开启我心底尘封的辙痕。犹记小叔娶亲那日,简陋的独轮车,便是载满憧憬的朴拙“婚轿”。少年的我肩负“平衡”之责,端坐车辕另一端。红盖头下,新婶的身影神秘如画。村口锣鼓骤然炸响,人潮涌动的欢腾扑面而来,那是苦难大地上开出的最原始、最炽热的生命之花。

再次坐上独轮车,是随姥姥赴邻村吃喜宴。此番心境,竟如卸重负般轻盈。慈祥的姥姥笑着摘下路边摇曳的山花,轻轻簪在我的发髻。山野的芬芳仿佛沁入骨髓,纯粹的喜悦满溢心田。路途虽短,温情绵长。

而那辆“大国防”自行车,更是刻进骨血的岁月印章。全家五口,挤在一车:父亲弓腰奋力蹬踏,母亲环抱怀中幼弟,我与妹妹则紧紧蜷缩在冰凉的横

梁之上。四十公里坎坷颠簸,竟载满了一路的笑语欢歌。雨后田野,蛙鸣如鼓,“听,青蛙都在夸我能干呢!”父亲一句笑语,瞬间拂去了旅途的疲惫。那简陋而坚韧的车架,驮起的是贫瘠岁月里用汗水与亲情共同酿造的、纯粹甘冽的幸福琼浆。

今朝归途,天涯已成咫尺。银鹰展翼,向平民洞开苍穹之门;高铁如龙,穿山越岭,将故乡的炊烟瞬间拉至眼前。钟情驾驭者,自驾飞驰,滚烫的车轮承载着父母倚门的目光,穿梭于亲朋的笑语与熟悉的山水画卷之间。春节高速上那绵延的“钢铁洪流”,正是这盛世民生最雄辩、最壮阔的宣言!

车轮滚滚,丈量着光阴的尺度,也映照出人心的变迁。从泥土的温润到钢铁的冰冷,速度抹平了地理的崎岖,却也在无形中拉长了某些心与心的距离。昔年独轮车上那份屏息守护的珍重,自行车横梁间挤挨出的暖意,是物质匮乏中迸发的生命韧性与亲昵。今日风驰电掣,载得动千斤重物,瞬息千里,却未必载得动那轮旧时车辙里,颠簸出的月光般澄澈的温情与守望。轮辙深深,终将没入历史的尘烟;而那由颠簸与相依、期盼与汗水共同编织的“行路之味”,那份对生活最原始的敬畏与珍重,才是光阴长河中永不褪色的坐标,提醒着我们:无论行至何方,勿忘出发时,大地留在灵魂深处的温度与回响。



青出于蓝。
陈玲摄

随笔

家在小院里

□王南海(河北石家庄)

如果说,水墨画的最高境界是用笔触在宣纸上表现没有笔触的空白部分,那么建筑中的院落,就是一个建筑围合出来的最恰到好处的留白。人们将留白充分利用,植入各种各样生活的情趣。

在乡下有个小院子,一直是儿时的梦想。结婚生子后,梦想成真了。小院子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山坳处。院子不大,长六米,宽六米,与豪宅自然不可相提并论。可是,就是这个院子,却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妙。

小屋通体洁白,像只美丽的蝴蝶停在小院子上。小院子里,我铺了木制的条台,摆放一只洁白的吊椅。椅子的周边、顶上,都是各种各样的花草草。花儿有的装在粗粗笨笨的罐子里,有的装在小花瓶里,还有的装在废弃的轮胎里,一切都生机勃勃,花香四溢。

此时,阳光温暖,坐在吊椅上,阳光在花丛中闪着跳跃的光泽。突然有种看尽花开花落,静享美好时光的悠然。爱人在楼上的平台上已经吹响了笛子,笛声悠扬,似乎连花花草草也静静地聆听起来。

我们最爱在小院子里摆上一个小桌,享受日光浴下品茶的感觉。花丛之中,我们打来山泉水,泡上从遥远的地方买来的普洱茶,茶香氤氲。而茶具也是亮点,描金的精致紫色小茶碗,怎么看,都是雅致。在院子里,我们自由自在,读书,写字,晒太阳,或是眯个小觉。

院子外有洁白的围栏,种满了蔷薇、牵牛、金银花。到了花季,那些花儿就将围栏装点成了花的瀑布,引得很多人前来赏花。院子里有一座小小的假山,石头间流水潺潺,有山有水。

院子里还有一只小狗,笨笨的,可爱极了。它在院子里奔跑嬉戏,和我们一起享受着阳光雨露,自然清风。院子里还有一小块菜地,我们学着老农的模样,打着哪个节气,种下什么,竟然也长得郁郁葱葱。

有了院子,似乎与自然天籁就有了一个融合的平台。在这里,我赏月光,看星辰浩瀚,也听小虫子奏响自然的交响曲,呼吸的都是最新鲜的空气。

有个院子,哪怕很小,只要有阳光,有月色,有清风,有花香,那就幸福极了、美妙了。

朝夕食光

□陈旺源(福建厦门)

夏日天亮得早,窗格子刚透进点青灰的光,人便醒了。睡眼还朦胧着,脚步已循着市声去了菜市。那声音是活的,人语喧哗,车铃叮当,小贩的吆喝此起彼伏,整条街都热腾腾地冒着烟火气。

街角蹲着位卖菜的老婆婆。几只旧藤篮摊在地上:青翠的丝瓜带着小刺,鲜嫩的豆角弯成月牙,红润的西红柿饱满得快要绽开。露水珠儿还没干透,在晨光里一闪一闪。老婆婆脸上的皱纹像田垄,深深浅浅,眼神却是亮堂的,“自家园子里摘的,天没亮就摘来,露水都还沾着呢。”我挑了几根丝瓜,又买了一把豆角。

提了菜回家,厨房里立刻有了生气。锅碗瓢盆叮当作响,炉火嘤嘤地舔着锅底。豆角下了清水锅,不一会儿,锅盖就被顶得乱跳,一股清甜的豆香便弥漫开来。午后的暑气渐渐浓了,闷得人发蔫。想起井里还镇着个西瓜。捞上来,深绿的瓜皮上水珠滚动。刀刃刚挨上,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西瓜应声裂开,露出水汪汪的红瓤和黑亮的籽儿,像一张咧开的大嘴,笑得没心没肺。捧起一块,一口咬下去,甘冽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炸开,顺着喉咙往下淌,五脏六腑都熨帖了。夏天的味道,原来是这样在唇齿间流淌开的。

日头毒得很,我蜷在堂屋的荫凉里,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扇。院门外,几棵老槐树枝繁叶茂,浓密的绿荫筛下点点光斑,金线似地铺在滚烫的地面上。隔壁老伯拖了把竹椅,也挪到树荫下,在连绵不绝的蝉声里打起了盹。那蝉鸣啊,此起彼伏,密密地织成一张网,把整个午后都罩了进去。

西边的天,不知何时悄悄变了颜色。像谁失手打翻了胭脂盒,红霞晕染开来,一层层铺展,流金淌彩。街巷里的脚步声渐渐密了。下班归家的人,匆匆掠过门前。巷子那头,孩子们追逐嬉闹的笑声,大人拖着长腔的呼唤,自行车铃铛清脆的“丁零零”,全都搅在一起,合成一曲热热闹闹的归家调。

我切了半个西瓜,端出去放在院中的石桌上。老伯醒了,踱步过来,也不客气,拿起一块就啃。红红的汁水顺着他花白的胡子往下淌。“嚯,这瓜真甜!”他咂着嘴,满足的笑意从皱纹里漾出来。我笑着点头,也咬了一口。我们没再说话,只是静静吃着瓜。天色一层层暗下去,树影模糊了轮廓,蝉声稀稀落落。晚风终于起了,带着凉意,轻轻拂过皮肤,卷走了最后一丝白天的灼热。

瓜吃完了,老伯拍拍圆滚滚的肚子,慢悠悠地踱回自家院门。夏日的夜晚,这才不慌不忙地铺开了它的温柔。

夕阳彻底沉没,人声渐悄。厨房里,灯又亮了。丝瓜刮了皮,切成薄片,磕两个鸡蛋下锅同炒。“滋啦”一声响,香气立刻腾起,溢满了小小的厨房。饭香飘散,我坐在桌前,一口一口细嚼慢咽。心头是说说不出的安然。日子原来可以这样悠长。那最熨帖的光阴,就藏在这朝朝暮暮、一饭一蔬的寻常滋味里。